

校正康對山先生武功縣志

孫星烈校註

中華書局

校正康對山先生武功縣志

此據得月簃叢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校正武功縣志瑪序

夫邑之有志。猶歷代有史也。邑志之有前明康殿撰對山武功志。猶歷代諸史之有司馬氏史也。對山蓋以史法爲志法者。讀遷史。則知斯志之善矣。然此特論其文。而經濟之學。實載於中。未嘗以文掩予自弱冠時。卽聞秦多名志。而對山武功志人皆推爲第一書。丁丑秋。奉命來邑。取其志讀之。僅七篇。初疑爲簡。竟讀始知其不可增。地理自有邵氏肇封。迄於勝國。數千載沿革。與夫川原古蹟。不俟煩言。歷歷可考。顧以風俗終始。謂移易者。責在邑長爾。志建置次第井然。官署外。獨於學校興復加詳。長斯邑者。得不視爲急務。事神爲治民之典。故祠以祀之。有修葺必書。示主祀者知所敬也。若夫地闢民聚。賦役有經。而官忘撫字。吏肆貪求。豪強任所。低昂物產。因而虧竭。民力奚支。言之惘然惘然。使人一披覽。傷懷者。田賦志也。思深哉。是篇親民之官。尤宜三復。官師志善惡並列。足爲勸懲。令讀者慕且懼焉。斯非當官之炯鑑耶。人物選舉二篇。可互觀。至其賢才輩出。科第聯翩。必歸諸政教。則言外之意可思矣。要之七篇義法。原於龍門。而經濟名言。皆關治理。於乎此志之所以善哉。予庸學無能。叨荷聖恩。簡用承乏名區。五載於茲。自慚碌碌。報稱何由。每讀斯志。法戒分明。知爲切要之編。可借以策其未逮。所憾魚魯混淆。更或點竄動移。

失其本色耳。在籍太史孫酉峯先生。覓舊刻細爲校讐。正其謬。闕其疑。加之評註。有年矣。而志之善乃益章焉。予求觀之。遂付梓。以公諸同好者。當不徒取其文。而遺其所載。視爲飾輪轅之虛車也。

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重陽前一日。知武功縣事長白瑪星阿書。

校正武功縣志孫序

自對山康先生著武功志七篇。世之讀者。莫不稱善。予讀斯志數十年。好之甚篤。竊謂先生實史才。以史才而見於邑志。宜其志之法扶世教。正人心。墮於良史。而傳之獨可久焉。豈以文哉。然豈不以文哉。或謂先生史官也。故以史體爲志體。是第見其官師篇美惡並書。別於他志。而於七篇無筆非史法者。殆未之悉耳。夫志之與史。偶殊者體也。而無不同者法也。有其才。則有其法。體之同否。可盡拘歟。先生作志時。解史局已十載。試觀七篇中地理建置祠祀田賦選舉五者。視史體復何殊。惟官師人物。義不當假史官褒貶之權。而官師人物之列於前史。如酷吏趙禹。若虛。其行又誰能隱之。即明代官師。亦自有不能爲之隱者。則先生之於美惡並書。非僭也。然非後人所易效。至於明代科貢人物。有褒無貶。與史體略殊者。在茲。故曰志者史之餘也。澤野呂氏云。康德涵漢馬遷之材。學之博猶未逮。此爲深知先生語。學者不知遷史之法。爲知斯志之卽史。知遷史之法。而徒事摹擬者。亦烏知斯志之爲史。史才而不襲遷史之貌耶。於乎善哉。已仕者讀之。可以識政。未仕者讀之。可以勉學。而沾丐所及。則更有資於攻文者。可由此而問龍門之津也。斯誠邑乘之極則已。原刻無藏者。翻本多舛。亥相淆。而予尤病其失作者本色。嘗從事校

嘗欲復先生之舊。近得張子萊峯所藏善本。與他刻相參。爰正其訛謬。闕其所疑。而又以素所管窺者。妄加評點。而略註之。自知譾劣不足測斯志之妙遠。亦聊記予數十年讀之之功。俟後之讀斯志者。因予說而細論焉。原序二跋一新增趙子函序一。諸家評語附序後。命次子懋錄而存諸篋。時己卯歲夏五月也。今年秋七月。明府敬齋瑪公刻先生集方竣。即欲續刻斯志。予重明府留意於斯。而非若予之徒好其文也。遂樂與再爲訂之。而請正於世之同好者。

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九月丙申。邑後學孫景烈書。

武功縣志呂序

予嘗兩至武功。涉漆釣津。陟雍邱。遊鳳簾。渡渭而尋太白終南之奇。北顧九嶷諸山。則見碧流襟帶。翠巘揖讓。珍木蔚蒼。灝光組繡。風氣翕乎四來。龍虎儼而交應。未嘗不臨景命筆。而羨斯地之勝也。及予訪后稷之墟。覽唐太宗之舊。問蘇子卿之允。參張橫渠之象。誦康尙書之勳。然後知斯地之效。而對客談山。言未或忘之。夫美稼不發。境塿修松不挺。培塿斯已然矣。若乃槓高而築堵不繼。表正而式影弗端。則求諸嗣有政教者焉。夫后稷政之祖。橫渠教之宗。官無后稷之心者。皆忍夫。師無橫渠之志者。皆貨客。如仁義之有託。卽政教之咸興。繫茲人物。有不恒茂者乎。雖然。政不必皆官。識法者卽可立。教不必皆師。見道者卽可端。故陳烈當作王烈。陳烈見宋史隱逸傳。王烈字彥方。太原人。之政。亦行太原。綿駒之歌。能教齊右。武功之志。凡以憂夫此也。志七

篇。地理約而不漏。建置則而有據。祠祀下應有田賦二字。先今而後古。官師直書而勸戒自形。人物之志。浩乎其無窮也。君子於是乎思古。於是乎徵今。於是乎開來。其志已勤矣。選舉崇義而黜利。蓋志之良者也。學者觀其志目。亦思過半矣。是志也。撰之者吾友康子德涵。刻之者邑侯西蜀馮玉仲。則斯政教也。爲有歸矣。正德己卯冬十一月甲寅。涇野呂柟書。

武功縣志何序

武功康子作志七篇。以記載武功之故。緒理要會。蓋粲然明備矣。至其覈事顯義。用昭勸鑒。有可述焉。夫先王之政。紀其山川。辨其疆域。程其土宜。稽其俗尚。肆其采物。以謹封守。而察時變。故書敘九邱。詩陳列國。採風者具其美惡。董事者正其得失。務在因道財化。追俗爲制。以施于久遠已爾。夫天下之勢。其所由來。亡不有漸。苟非蚤見而力救之。則其勢莫可回。而患成。循約而治。厚生而安。其始未嘗弗一致。迨于風尚澆淺。而德實靡波。大復集其治不可長也。戶口繁增。而生利蹙薄。其安不可久也。可以弗慎其漸哉。余

作貞

覽康子之書。其地畝則由狹而廣。口戶

大復集
作戶口

則由寡而衆。賦役則由省而興。財費則由約而靡。其業產

則由富而貧。地利則由饒而減。民性則由強而弱。風俗則由厚而漓。吏治則由良而姦。人才則由實而虛。

文教則由振而委。亡弗降本流末。廢

大復集
作喚

正趨弊者矣。嗟乎。豈獨一邑然哉。由此可以例諸四方矣。正

德十四年己卯冬十二月五日。大復山人汝南何景明撰并書。

武功縣志趙序

昔在漢蕭相國入秦。先收圖籍。說者謂圖籍卽今中秘書。而余謂不然。三代詩書已盡付祖龍之炎。安所得中秘書而收之。秦所有圖籍。不過山川道塗之廣狹。郡國人民之增減。紀綱風俗之上下。然則今志之類耳。蕭相國汲汲于此。以輔成四百年之治。魏晉而後。皆不能及。則相國之識。周也。相國所收之圖籍。竊以爲與今之志又異。古之志。非狐之直。邱明之核。不以操觚。故其文多可存者。而今之志。博雅不足。其弊。褒貶無當。其弊。妄甚。者狂心謾舌。聚訟紛紜。倘令在漢。不足以常蕭相國之一盼。而又何收焉。明興百有餘年。人文蔚起。當宏正時。有康先生德涵爲首倡。顧獨假蹇削籍以死。而以其華袞斧鉞之權。寄之武功之志。然則康先生之志。卽古之良史。不是過也。康先生亡。而康先生之志。愈益著。評者至謂爲今郡邑志之最。而板本雖存。不無追蠹之恨。又其後百有餘年。而許侯實來。迴漆水。循雍原。叩康先生之里。而首求康先生之志。慨然表章之。然則許侯之刻康先生之志。卽古之良相。又不是過也。夫今天下有一統志。諸省有通志。諸郡邑亦各有志。作述代興。莫不家董狐。而人左氏。而歷世未久。銷亡幾盡。顧安得爲志者。皆如康先生。今天下之綰綬而稱長吏。送往事。屈緇塵。絡繹其遷者。侈稱潁川。其謫者。咨嗟卽墨。而核其

圖籍百不舉一。顧安得爲郡邑者。皆如許侯。以是采之太史。上之相國。于以觀其山川道塗之廣狹。稽其郡國人民之增減。攷其紀綱風俗之上下。以襲成聖天子之治。比隆炎漢。而後知康先生生與許侯兩人相遇不虛耳。余不敏。竊慕康先生久矣。而又與康先生之孫禹民萬民友善。因得論著其意。以示後之讀康先生之志者。盤屋趙嘯撰。

諸家評語

胡可泉序甘肅志曰。今之州郡古國也。今之志古史也。而可他擬乎。況編年乎。而何以訓乎。觀康太史志功武。董太史志沔陽。猶存史體。可放也。

邑令相蓮石邦教曰。七篇文簡而明。事覈而要。且其義昭勸懲。尤嚴而公。鄉國之史。莫良於此志矣。

王阮亭蠶尾集。新城縣新誌序云。以予所聞見。前明郡邑之誌。不啻充棟。而文簡事覈。訓詞爾雅。無如康對山誌武功。其他若王美陂誌郿。呂涇野誌高陵。韓五泉誌朝邑。喬三石誌耀。胡可泉誌秦。趙浚谷誌平涼。孫立亭誌富平。汪來誌北地。劉九經誌郿。張光孝誌華。其地率秦地。其人率秦人也。故予嘗謂前明郡縣之志。無愈秦者。以其猶有黃圖決錄之遺焉。

阮亭又曰。近世志書。能文簡事覈。訓詞爾雅。無如康對山之武功志。次則王美陂之郿志。呂涇野之高陵志。韓五泉之朝邑志。喬三石之耀志。胡可泉之秦志。趙浚谷之平涼志。孫立亭之富平志。張光孝之華志。皆秦人。皆比美於對山者。

阮亭跋朝邑誌云。韓五泉朝邑誌。與康對山武功誌並稱。先輩稱爲巨製。

阮亭池北偶談云。康德涵武功官師志學。柳子厚先友記。柳作獨孤申叔墓碣。未載其友十三人姓氏。與先友記同一奇格。

宋牧仲題對山武功志卷尾詩。有簡潔居然並馬班之句。桂林陳榕門云。對山武功志。文簡事核。凡所紀載。悉關國計民生。人心風俗。確乎可傳。可爲志乘之極則。

康對山先生武功縣志後序

明殿元康對山著武功縣志七篇。簡而有體。質而彌文。辭直而事核。善惡並述。以寓勸懲。無虛恢。無隱避。爲實錄而近理。論者比之太史公書。夫是固記載之極軌。志乘之標則也。顧歲久湮漫。已亥難稽。乃翻刻時復有從而點竄動移者。於康對山之志。其非完書久矣。西峯先生者。言輒及之。爲形歎息。適余家中故有所藏原刻善本。適取以詳校而訂正。用還對山之舊。而七篇復成完書。更以其平日所獨心得。或參考諸史集者。爲評且註也。邑侯碼公刻對山文集。既竟。因續付梓。匝閱月而工告竣焉。昔王新城歷數秦中名志。獨以武功爲第一。而凡他著述家。皆莫不亟稱其美善。今且復得西峯先生評註。俾後之讀者。作者咸知法焉。遠矣哉。其嘉惠之心。蓋亦曷有弗極也。至書中義法之精深。體例之微密。已具詳先生與邑侯序中。故第爲識其顛末如此云。

乾隆二十六年歲在辛巳冬十月望後五日。邑後學張洲萊峯書。

原跋

夫志鄉國之史。作者詳或失之泛。簡或失之略。私失之去取不守一。如是志法廢矣。昔者司馬氏世爲太史。談未及者。遷畢其論著。爲史家獨步。我康長公曾作武功志。散失不存。對山太史繼而成之。其繁簡取舍。咸得精守。說者謂不愧司馬父子。其知言哉。正德庚辰春二月。北山居士楊武跋。

武字宗文。岐山人。官金都御史。

校正武功縣志目錄

卷之一

地理第一

建置第二

祠祀第三

卷之二

田賦第四

官師第五

卷之三

人物第六

選舉第七

夫志者、記也。記其地理風俗人物之事也。武功志、余先君子長公蓋嘗述之。然縣官掌故弗嚴。人匿之矣。

余於是卒成先人之志。略序撰之。凡山川城郭。與風俗推移。皆地理所具。作地理第一。官署學校。及諸有司所興行。皆建置之事。作建置第二。治民人者。先其神。故祠祀興焉。作祠祀第三。有田則有賦。有身則有役。田賦之政。國所重焉。作田賦第四。疆域人民。非官不守。禮樂教化。非官不行。作官師第五。文獻之事。邦邑所先。以稽古昔。以啓後賢。作人物第六。科貢制行。士繇以興。作選舉第七。凡七篇。許西山人識。

校正武功縣志卷之一

明 許西康 海對山 撰
清 有藥孫星烈孟揚校註

地理志第一

夫武功。古有藥氏。說文。炎帝後姜姓。所封。藥音台。之國也。有藥氏有女。曰姜原。爲帝嚳元妃。生弃。教民稼穡有功。堯封于

藥。號曰后稷。后稷卒。子不窋。括地志。不窋故城在慶州。宏化縣南三里。窋入聲。嗣。不窋末年。夏后氏政衰。去稷不務。乃奔于戎狄之閒。

周興。爲岐豐之域。平王東遷。賜豐鎬于秦藥。遂爲秦邑。至始皇列天下爲郡縣。部。武功俱屬內史。以藥爲藥。後漢地理志。部

亭。註曰。秦是藥縣。後省。漢改武功縣。元和志。武功。秦孝公時置。柳子厚云。秦作四十一縣。部。美陽。武功各異。隸右扶風。按。前漢地理志。右扶風有漆藥。武功三縣。去古藥城二十里。王莽曰

新光。按。後漢郡國志。永平八年。復武功縣。東漢復徙古藥城。袁字記。東漢省藥縣。自渭南移武功於古藥城。魏置爲武功郡。按。魏武功縣屬扶風郡。後魏扶風郡領縣五。併武功屬焉。太和十一年。分扶風置武